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金史卷九十三

一 王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金史卷九十一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傳

完顏薩哈　雁迪　温特赫伊蘇瑪勒　實圖美

伊喇成本名婁　舒穆嚕卞本名阿爾噶里　楊仲武

富察世傑本名阿薩爾　蕭懷忠本名海呼　伊喇諳達

富珠哩阿老罕　趙興祥　舒穆嚕榮　敬嗣暉

完顏薩哈上京納爾琿河人也其先居於烏楞古河身長多力善用槍王師南征睿宗為右副元帥置之麾下佩以金牌使督軍事天德元年授本班祗候郎君詳衮其後從軍泰州路軍帥以薩哈為萬戶領尼楚赫等明安戍北邊數有戰功二年正月海陵庶人遣使夏國諭以即位事因令伺彼之意既還稱旨為尚書兵部郎中改同知會寧尹遷達喇部族節度使改額勒本羣牧使為海蘭路都總管海陵伐宋授衛州防禦使為武震軍

都總管世宗即位遣使召薩哈既至除昌武軍節度使已而為山東路元帥副都統改安化軍節度使兼副都統如故四年從鎮安武仍兼副統領山東大名東平三路軍八萬餘渡淮會大軍伐宋進至楚州宋遣使奉歲幣還邳州卒

龐迪字仲由延安人少倜儻喜讀兵書習騎射學推步孤虛之術無所効用應募隷涇原路第三副將破賊有功授保義郎嘗從百餘騎經行山谷遇夏人數千衆皆

駭懼請避迪遂躍馬犯陣敵皆披靡身被重創神色自若完軍以還自是知名擢為正將權發遣涇原路兵馬都監齊國建涇原路經畧使張中孚舉迪權知懷德軍兼沿邊安撫使夏人合兵五萬薄懷德城迪開門待之夏人不敢入因以數千騎分門突出遂破之斬首五百級獲軍資羊馬甚衆復破𨵿師古兵擢知涇州未到官改知鎮戎軍沿邊安撫使已而權淮南東路馬步軍副總管總制沂密淮陽兼權知沂州丁父憂去官尋起復

為環慶路兵馬都鈐轄權知邠州齊國廢改華州防禦使頃之軍變被執入山已而賊衆悔曰公為政素善豈宜刧辱遂縱之還復領州事天眷元年除永興軍路兵馬都總管兼知京兆府徙臨洮尹兼熙秦路兵馬都總管陝右大饑流亡四集廸開渠溉田流民利其食居民藉其力各得其所郡人立碑紀其政績官制行吏部以武功大夫博州團練使特授定遠大將軍七年除慶陽尹歷三考不易以治最聞詔書褒美西人榮之正隆元

年遷鳳翔尹屢上章求退不許海陵南伐徵斂煩急官吏因緣為姦富者用賄以免貧者破産益困迪悉召民使共議增減不加威督而役力均人情大悦五年徙汾陽軍節度使大定初復為臨洮尹遷南京路都轉運使以省事惜費安静為政河南稱之徙絳陽軍節度使卒官年七十迪性純孝父疾醫藥弗効迪仰天泣禱刲股作羮由是獲安昆弟析家財迪盡以與之一無所取官爵之廕率先諸姪疾革沐浴朝服而逝

温特赫伊蘇瑪勒率賓屯茂赫辰人徙上京和掄舍哩兄卓諾國初有功授世襲穆昆伊蘇瑪勒性忠正强毅善騎射有膂力皇統初襲兄穆昆積戰功為洮州刺史謂人曰穆昆兄職也兄子烏楞古今已長矣遂以穆昆讓兄子宗弼聞之曰能讓世襲可謂難矣除貴德州刺史改伊勒敦糺詳穩遷烏庫哩部族節度使改德昌軍正隆四年大徵兵南伐泰州明安定遠阿巴以所部叛遷伊蘇瑪勒以七穆昆執定遠阿巴勒其衆付大軍契

丹反敗會寧六明安於提木嶺屯於信韓二州之境伊蘇瑪勒率數千人殺賊萬餘於雅哈河以功遷臨潢尹
世宗即位賜手詔曰南征諸將士及卿子姪安遠烏楞古蘇布特兄弟具甲仗悉來推戴朕勉即大位卿累世有功耆舊之臣緣邊事未寧臨潢劇任姑仍舊職閫
密副使白彦敬南京留守赫舍哩志寧來討契丹今已遣人往招之其家皆在南京恐或遯去兼起異謀若至則已若不至卿當以計執而獻之兩次遣人招誘招討

都監老和尚去人不知彼之所在久而不還兼老和尚不知朕已即位卿可使人諭以朕意如來降悉令復舊邊關之事可設耳目是時斡罕已反領兵數萬來攻臨潢諸路軍未至斡罕勢益大伊蘇瑪勒領城中軍士六百人邀擊斡罕數接戰勦殺甚衆所乘馬中流矢而仆為賊所執賊使伊蘇瑪勒招城中人曰生死在頃刻能使城中出降官爵如故不然殺汝矣伊蘇瑪勒罵賊曰我受國家爵禄肯從汝叛賊乎賊執之至城下迫脅之

使招城中其妻子官屬將士登城臨望伊蘇瑪勒厲聲曰我恨軍少不能滅賊人生會有一死耳汝輩愼勿降賊一旦開門納賊城中百姓皆被殺掠毋以我故敗國家事賊無能爲也賊怒殺之城中人皆爲之感激推官麻珪益繕完城郭右監軍實圖美輔國上將軍阿索美乘城固守賊不克攻遂引衆東行

實圖美本諸宗室贈銀青光祿大夫烏蘇將克子也年十五事太宗爲左奉宸皇統二年充護衛除武器署丞

累官肇州防禦使大定初除元帥右都監與咸平尹烏
哲庫率秦州兵及海蘭路兵千五百人會臨潢尹伊蘇
瑪勒討契丹契丹犯臨潢伊蘇瑪勒死攻之不能克迺
引而東實圖美乞濟師十二月甲辰世宗次海濱縣得
奏上曰實圖美烏哲庫軍不少可以從長攻襲矣會右
副元帥默音以大軍至實圖美敗哈斯罕節度使隷右
翼與赫舍哩志寧敗賊於長濼戰霿淞河皆有功敗博
索路兵馬都總管卒

伊喇成本名婁其先遼橫帳人也沉勇有謀畧通契丹漢字天會間隸達蘭下為行軍明安與宋人戰於楚泗之間成以所部先登大破宋軍功最諸將劉麟約會天長軍議進止成與瓜爾佳察噶納為達蘭前鋒得宋生口為鄉導遂達天長睿宗嘉之後從宗弼將兵廢齊國及再伐宋攻濠州每戰輒先登多所摧破宗弼再取河南成及蕭懷忠等八明安先渡河南平第功授宣武將軍除威州刺史用廉擢同知延安尹再遷昭義軍節度

使正隆南伐為武毅軍都總管薩巴反海陵以事誅契丹名將成以本軍守磁即遣妻子還汴海陵用是不疑時人高其有識改神武軍都總管與富珠哩定方為浉東道先鋒使由淮陰進兵以所部護糧赴揚州敵兵乘夜來攻成整兵奮擊斬刈甚衆會海陵廃人死軍還復鎮昭義大定二年以廉在優等改河中尹再除臨洮尹招降喬嘉等族首領扎實結遷南京留守召拜樞密副使封任國公改北京留守卒訃聞上悼惜之授其子舒

蘇鄂博武功將軍世襲咸平路富察哩明安下哲伯將
穆昆扎實結者西番既衰其苗裔曰棟戩其子曰巴沁
嘉卜始附宋賜姓趙改名順忠順忠子永吉永吉子世昌
皆受宋官為左武大夫遥領萊州防禦使襲巴延族長
朝廷定陜西世昌換忠翊校尉既而果爾族長京臧殺
世昌朝廷遣兵執京臧斬之臨洮市以世昌子特爾格
為巴延族都管大定四年宋破洮州特爾格弟札實結
與母走喬嘉族避之喬嘉族首領巴爾布與鄰族木波

隆普龎巴巴哩四族酋老大僧等立札實結為木波四族長號曰王子其地北接洮州積石軍其南隆普族南限大山八百餘里不通人行東南與疊州羌接其西巴哩族西與羅甘羌接其北龎巴族與西雙雙魯克族接地高寒無絲枲五穀惟產青稞與野菜合酥酪食之其疆境共八千里合四萬餘户其居隨水草畜牧遷徙不常札實結念朝廷為其父報讎欲棄四族歸朝四族不許成至臨洮使人招札實結乃率四族來附進馬百匹

仍請每年貢馬詔曰遠人慕義朕甚嘉之其遣能吏往撫其衆厚其賞賜初天會中詔以舊積石地與夏人夏人謂之祈安城有莊浪四族一曰吹濟雅門二曰密藏門三曰隆普門四曰龐巴門雖屬夏叛服不常大定六年夏人滅吹濟雅密藏二門其隆普與龐巴二門喬嘉族相鄰遂歸扎實結夏國遣使來告莊浪族違命作亂欲興兵剪除朝廷不知隆普龐巴二門舊屬夏國報以將檢會其地舊所隸屬毋擅出兵扎實結之母居於莊

浪族中大定九年扎實結往省其母夏人伺知之遂出兵圍扎實結招之使降扎實結不從率所部力戰潰圍出夏人斫斷其臂虜其母去部兵亦多亡者扎實結尋亦死遺言請命朝廷復立裔嘉族首領陜西奏聞知夏國王李仁孝與其臣任得敬中分其國發兵四萬役夫三萬築祈安城殺裔嘉等族首領扎實結屢獲宋諜人言宋欲結夏國謀犯邊境詔遣大理卿李昌圖左司員外郎鈕祜祿額特埒往按旦止夏人毋築祈安城及處

置喬嘉等族別立首領夏國報云祈安本積石舊城久廢邊臣請設戍兵鎮撫莊浪族所以備盜非有他也扎實結以兵入境以是殺之不知為喬嘉族首領也李昌圖等按視殺扎實結之地本在夏境築祈安城已畢工皆罷歸不得宋夏交通之狀乃於熙秦迫近宋夏衝要量添戍兵及問喬嘉等族民戶願以扎實結姪趙師古為首領於是詔以趙師古為木波喬嘉巴哩隆普靡巴四族都鈐轄加宣武將軍

舒穆嚕卞本名阿爾噶哩五代祖旺古遼駙馬都尉父烏錦為羣牧使從睿宗秋山卞年十三已能射連獲三鹿睿宗奇之賜良馬及金吐鶻天會末宗弼為右監軍召卞隷帳下丁父憂是時宗磐為太師達蘭為左副元帥人爭附之使人召卞卞不往宗磐達蘭皆以罪誅人多其有識宗弼復取河南與宋人戰於潁州漢軍少却卞身被七創率勇士十餘騎奮擊敗之及宋稱臣宗弼選嘗有勞者與俱入朝授卞忠勇校尉遷宣武將軍除

河間少尹察廉升遂州刺史改壽州再改唐州丁母憂去官起復唐州刺史海陵伐宋卞為武毅軍都督總管由別道進兵遇宋伏兵數百人以三百騎擊敗之遂下信陽軍及羅山縣至蔣州宋守將棄城遯因取其城頃之軍士皆欲逃歸闞子山明安結漢軍三明安穆昆切卞還舍於蔣水之曲卞乃陰約漢軍將吏乘夜掩殺闞子山明安復將其軍大定二年除鄭州防禦使以本官領行軍萬戶伐宋遷武勝軍節度使宋人請和明年有

水牛數百頭自淮南走入州境遼佐欲收之充官用卞不聽復驅過淮還之遷河南尹轉西南路招討使改大名尹大名多盜而城郭不完卞請修大名城奏可城完葺盜賊不得發徙臨洮尹卒官年六十三

楊仲武字德威保安人父遇以勇聞關西為宥州團練使宋末仲武謁經畧使王庶求自効遂用為先鋒洛索入關仲武與鄜延路兵馬都監鄭建充俱降為安塞堡環慶路兵馬都監皇統初復陝西將兵戍鳳翔屢却宋

軍除知寧州闕中荐饑境内盜賊縱横仲武悉平之改坊州刺史復知寧州遷同知臨洮尹改同知河中府海陵營繕南京典浮橋工役臨洮地接西羌與木波雜居邊將貪暴木波苦之遂相率為冦掠仲武前治臨洮乃從數騎入其營諭之曰此皆將校侵漁汝等以至此爾今懲治此輩不復擾害汝也並以禍福曉之羌人喜悅冦掠遂息至是木波復掠熙河熙河主帥使人諭之不肯去曰楊總管來我乃解去熙河具奏詔復遣仲武當

是時木波謂仲武不能復來及仲武至與其酋帥相見責以負約對曰邊將苦我今之來求訴於上官耳今幸見公願終身不復犯塞乃舉酒酹天折箭為誓仲武因以巵酒飲之曰當更為汝請若復背約必用兵矣羌人羅拜而去及伐宋以仲武為威定軍都總管駐兵歸德大定三年除武勝軍節度使改陝西西路轉運使卒

富察世傑本名阿薩爾哈斯罕諤都河人徙遼陽初在梁王宗弼軍中為人多力與武士角力賭羊輒勝之能

以拳擊四歳牛折脅死之有糧車陷淖中七牛挽不能出世傑手挽出之宋敏為東京留守召置左右海陵纂位即立以為護衛海陵謂世傑曰汝勇力絶倫令伐兄弟有異志者期以十日除之則有非常之賞仍盡以各人家産賜汝世傑受詔而不肯為已過十日海陵怒面責之世傑曰臣自誓不以非道害物雖死不敢奉詔海陵愛其勇不之罪也正隆四年調諸路兵伐宋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皆籍之他使者唯恐不如詔書得數多

世傑往海蘭路得數少海陵怪問之對曰海蘭地接高麗今若多籍其丁即有緩急何以為備海陵喜曰他人用心不能及也除同知安國軍節度使事賜銀二百五十兩絹綵六百疋馬二匹是時徵發不已民不堪命犯法者衆刑人無長吏獄囚積四百餘人世傑到官月餘決遣畧盡入為宿直將軍以事往呼爾哈路還奏契丹族中大抵皆叛百姓驚擾不安今舉國南伐賊若乘虛入據東土根本之地雖得江淮無益也宜先討平契丹

南伐未晚海陵不悅曰詔令已出矣今以三萬兵選將屯中都以北足以鎮壓世傑又曰若東土大族附於賊恐三萬衆未易當也海陵不聽及發汴京授鄭州防禦使領武捷軍副總管大軍渡淮世傑以軍三千護糧餉東下敗宋兵數千人奪其戰船甚衆至和州境擊宋兵五萬人走之明日使其子烏達領二百八十騎為應兵自領八百騎前戰連射六十餘人皆應弦而斃宋兵遂奔潰海陵欲觀水戰使世傑領水軍百人試之宋人舟

大而多世傑舟小乃急進至中流取勝而還大定初世傑復取陜州敗宋兵石壕鎮復敗宋援兵三千人遂圍陜州宋兵二千自潼關來世傑以兵二百四十迎擊之射殺十餘人宋兵敗走復敗之於土壕山生擒一將復以兵三百至斗門城遇宋兵萬餘宋將三人挺槍來刺世傑世傑以刀斷其槍宋人乃退復以四穆昆軍敗宋兵於土華復圍陜州世傑嘗擐甲佩刀腰箭百隻持槍躍馬往來營中敵人見而異之曰真神將也親率選卒

二百餘人穴地以入城遂拔再破宋軍三萬人復虢州

未幾為衛州防禦使改河南路統軍都監召赴闕上慰

勞良久除西北路副統賜廐馬弓矢佩刀從布薩忠義

討契丹賊平改華州防禦使與圖克坦喀齊喀經畧隴

右喀齊喀復德順至東山堡宋兵絶樵路世傑擊去追

至城下城中出兵約二萬餘敗之殺傷甚衆宋經畧使

荆皐棄德順走世傑與左都監璋追破其軍改亳州防

禦使四遷通遠軍節度使宋人輙入鞏州境糴米麫有

司執之世傑署案作歸附人縱遣之譯史蔡松壽誣府主謀叛坐斬十八年起為弘州刺史母憂去職累遷亳州防禦使卒世傑少貧然踈財尚氣每臨陣敵衆既敗必戒士卒毋縱殺掠平居非忠孝不言親賢樂善甚獲當世之譽云

蕭懷忠本名海呼奚人也為西北路招討使蕭裕等謀立遼後使蕭珠展往西北路結懷忠并結節度使耶律郎為助懷忠與郎有隙遂執珠展并執郎遣使上變裕

等既誅懷忠為樞密副使賜今名復為西北路招討使西京留守封王改南京留守契丹薩巴反復以懷忠為西京留守西南面兵馬都統與樞密使布薩思恭北京留守蕭賾右衛將軍蕭圖喇護衛十人長鄂勒博往討之蕭圖喇戰無功大軍追薩巴不及而海陵意謂懷忠與蕭裕皆契丹人本同謀逾年乃執珠展上變而薩巴亦契丹部族恐其合以思恭與太后密語而圖喇無功懷忠賾師恭逸賊既殺師恭族滅其家使使即軍中殺

曠懷忠皆族之鄂勒博圖喇初為罪首但誅之而已大
定三年追復曠懷忠圖喇鄂勒博官爵曠弟安州刺史
頤求襲曠之穆昆上不許穆昆而以曠家產付之
伊喇諳達遼橫帳人也父瑠和與耶律伊都俱來降西
京下復叛瑠和遇害諳達以死事之子授左奉宸熙宗
初充護衛除安州刺史累官東京副留守參知政事完
顏守道經畧北方攝咸平路屯軍都統入為兵部侍郎
從西北西南兩路舊設堡戍迫近內城者於極邊安置

仍與泰州臨潢邊堡相接除武定軍節度使以招徠邊部功遷東北路招討使改臨潢尹卒諳達騎射絶倫善相馬嘗論及善射者世宗曰能如卿乎閱馬於市見良馬雖羸瘦輒與善價取之他日果良馬也

富珠哩阿老罕隆州伯爾克山人年八歲選習契丹字再選習女直字既壯為黃龍府路萬戶令史貞元二年試外路胥吏三百人補隨朝阿老罕在第一補宗正府令史累擢尚書省令史布薩忠義討斡罕辟置幕府掌

邊關文字甚見信任斡罕既平阿老罕招集散亡復業者數萬人復從忠義伐宋屢入奏事論列可否上謂宰相曰阿老罕所言可行者即行之宋人請和忠義使阿老罕往和議定阿老罕入奏賜銀百兩重綵十端忠義薦阿老罕有才幹可任尚書省都事詔以為大理司直未幾授尚書省都事除同知順天軍節度使赫舍哩志寧北巡阿老罕攝左右司郎中還朝除刑部員外郎再遷侍御史上問赫舍哩良弼曰阿老罕何如人也對曰

有才幹持心忠正出言不阿順數日遷勸農副使兼同修國史侍御史如故改名右司郎中奏請徙河南軍屯營城中者於十里外從之遷吏部侍郎除山東統軍都監徙置河南八明安遷武勝節度使入為吏部尚書改西南路招討使有司督本路明安人户所貸官粟阿老罕乞俟豐年從之軍人有以甲葉貿易諸物天德榷場及界外歲采銅礦或因私挾兵鐵與之貿易皆一切禁絶之上番軍不許用親戚奴婢及傭雇者營壍損圮以

時葺治不與所部明安穆昆會宴故兵民皆畏愛之上謂太尉守道曰阿老罕及上京留守完顏烏哩雅皆起身胥吏阿老罕為人沉厚其賢過之改陜西路統軍使兼京兆尹陜西軍籍有闕舊例用子弟補充而材多不堪用阿老罕於伊勒希旗鼓手内選補軍人以春牧馬經夏不收飼瘠弱多死阿老罕命以時收秣之故死損者少仍春秋督閲軍士騎射以嚴武備終南采漆者節其期限檢其出入以防姦細上謂宰相曰阿老罕所至

稱治陜西政蹟尤著用之雖遲亦可得數年力也召為參知政事命條上天德陜西行事上稱善以疾乞致仕除北京留守卒

贊曰記曰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傳曰疆埸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故守戍邊圉之臣不可以不論焉

趙興祥平州盧龍人六世祖思温遼燕京留守封天水郡王父瑾遼静江軍節度使興祥以父任閤門祗候謁

告省親于白霫會遼季土賊據郡作亂興祥携母及弟妹奔燕京不能進乃自郴城涉砂磧夜視星斗而行僅達遼軍而不知遼主所向遂還郴城及羅索獲遼主興祥乃歸國從宗望伐宋為六宅使天眷初累官同知宣徽院事母憂去官熙宗素聞興祥孝行及英悼太子受册以本官起復護視太子轉右宣徽使天德初改左宣徽使海陵嘗問興祥欲使子弟為官當自言興祥辭謝海陵善之賜以玉帶詔曰汝官雖未至一品可佩此侍

立為濟南尹賜車馬金幣金銀器皿改絳陽軍節度使
召為太子少保封廣平郡王改封鉅鹿正隆初例奪王
爵遷太子少傅封申國公起為定武軍節度使海陵伐
宋興祥二子從軍世宗即位海陵尚在淮南二子未得
還興祥來見於平州世宗嘉其誠款以為秘書監復為
左宣徽使上曰尚食庖人猥多徒費廩祿朕在藩邸時
家務皆委執事者自即位以來事皆留心俸祿出於百
姓不可妄費庖人可約量損減近臣獻琵琶世宗却之

謂興祥曰朕憂勞天下未嘗以聲技為心自今勿復有獻宜悉諭朕意有司奏南北邊事未息恐財用未給乞罷修神龍殿涼位工役上即日使興祥傳詔罷之久之以其孫珣為閤門祗候十五年上幸安州春水召興祥赴萬春節上謁于良鄉賜銀五百兩感風眩賜醫藥未幾卒官

舒穆嚕榮字昌祖七世祖仕遼封順國王遼主奔天德榮父特頁挺身赴之是時榮方六歲母鴻特默携之流

離道路宗室實庫得之納為次室榮就養於實庫家特貢既見遼主委以軍事軍敗被執將殺之金源郡王尼楚赫白彼忠於所事殺之何以勸後遂釋之後從伐宋卒於軍中榮年長事泰王宗翰居幕府天眷二年充護衛熙宗宴飲命胙王元與榮角力榮勝之連仆力士六七人熙宗親飲之酒賜以金幣遷宿直將軍天德初除開遠軍節度使入謝不覺泣下海陵問其故對曰老母在實庫家違去膝下是以感泣乃詔其母與之俱行仍

賜錢萬貫改天德尹徙泰寧軍再除延安東平尹海陵南征為神果軍都總管留駐泗州以遏逋卒大定初還鎮東平與户部尚書梁球按治山東盗賊二年以本官充山東東西大名等路都統有疾改太原尹徙益都尹丁母憂起復召為簽書樞密院事北京東京留守陜西路統軍使南京西京留守榮與河南尹羅索陜州防禦使舒穆嚕錦嘉努坐高買賣私物抑買民物得罪錦嘉努前為單州刺史廉察官行郡乃刼制民使作虚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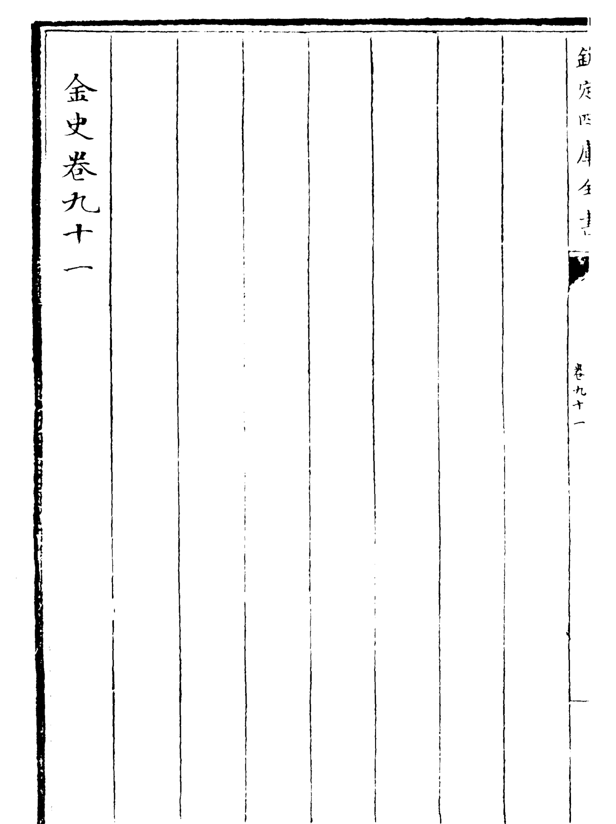
用是得遷同知太原尹復多取民利及為陜州尚書省
奏其事法當解職削階上以錦嘉努鼓虛聲以誑朝廷
不可恕特詔除名榮與羅索削兩階解職久之榮除臨
潢尹改臨洮尹卒年六十三
敬嗣暉字唐臣易州人登天眷二年進士第調懷安丞
遷弘政令補尚書省令史有才辯海陵為宰相愛之及
篡立擢起居注歴諫議大夫吏部侍郎左宣徽使貞元
三年八月尚食烹飪失宜庖官各杖二百嗣暉與同知

宣徽院事烏居仁各杖有差久之拜參知政事正隆六
年伐宋留張浩及嗣暉於南京治尚書省事世宗即位
惡嗣暉巧佞御史大夫完顔元宜劾奏蕭玉嗣暉許霖
等六人不可用嗣暉降通議大夫放歸田里嗣暉練習
朝儀進止應對閑雅由是起為丹州刺史戒諭之曰卿
為正隆執政阿順取容朕甚鄙之今當竭力奉職以洗
前日之咎茍或不悛必罰無赦未幾丁母憂起復為左
宣徽使世宗頗好道術謂嗣暉曰尚食官毋於禁中殺

羊豕朔望上七日有司毋奏刑名七年富察通除肇州防禦使上責其飾詐因顧嗣暉曰如卿不可謂無才但純實不足耳久之有牓匿名書於通衢者稱海陵舊臣不得用者有怨望心將圖不軌上曰豈有是哉謂嗣暉曰正隆時卿為執政今指卿以為怨望朕極知其不然卿性明達能辯但頗自衒釣衆人之譽所以致此媒孽後當改之大定十年將有事南郊廷議嗣暉在海陵時凡宗廟禘祫輒行太常事復拜參知政事詔以執政冠

服攝太常禮成薨

贊曰趙興祥舒穆嚕榮自拔流離艱阨中而克有所樹立固其識之過人亦其所遭際致然也迹世宗之却聲技減庖人仁愛若是而其下孰不興起哉



金史卷九十一

金史卷九十二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三十

毛碩　李上達　曹望之　大懷貞　盧孝儉

盧庸　李偲　圖克坦克寧本名錫馨

毛碩字仲權甘陵人宋末試弓馬子弟碩中選調高陽

關路安撫司准備差使尋辟河間尉再辟兵馬都監宗

望軍至碩以本部迎降齊國建由淮東路第一副將擢知滑州劉麟伐宋充行營中軍統制軍馬天眷間歷汴京路出東西路兵馬都監皇統元年權知拱州宋將張俊據亳州而柘城酒監房人傑叛以應俊碩發兵討之至柘城躬扣城門呼耆老以諭意縣人縛人傑以降碩徑入縣署召百姓慰安之衆皆感悅刻石紀其事四年真授拱州刺史元帥梁王宗弼承制授武義將軍改知曹州有書生投書於碩辭涉謗訕僚屬皆不能堪碩延

之上座譾曰使頎常聞斯言庶乎寡過士論以故嘉之

遷鄭州防禦使尋改通州天德二年充陝西路轉運使

頎以陝右邊荒種藝不過麻粟蕎麥賦入甚薄市井交

易惟用絹乾薑商賈不通酒稅之入耗減請視汴京燕

京例給交鈔通行而輦會德順道路多險鹽引斤數太

重請一引分作三四以從輕便朝廷皆從之秦州倉粟

陳積而百姓有支移者止就本州折納其直公私便之

改河東南路轉運使上言頃者定立商酒課不量土庶

厚薄户口多寡及今昔物價之增耗一槩理責之故監官被繫失身破家折傭逃竄或為姦吏盜有實錢而以賒券輸官故河東有積負至四百餘萬貫公私苦之請自今禁約酒官不得折准賒貸惟許收用實錢則官民俱便至今行之秩滿除南京路都轉運使大定六年致仕卒于家碩文雅好事惟謹飭每見古人行事有益於時者常書置座右以為莅官之戒云

李上達字達道曹州濟陰人在宋時以廕補官累東平

府司户參軍逵蘭取東平上逵給軍須號辦治齊國建為吏部員外郎攝户部事劉豫行什一之法樂歲輸多歉歲寡取之蓋古人助法也收斂之時蓄積蓋藏民或不以實輸官官亦不肯盡信於是告訐起而獄訟繁公私苦之上逵論其弊豫改定為五等之制齊國廢以河南與宋人上逵隨地入宋宋朔復取河南上逵為同知大名尹按察陝西河南是時關陝蒲解汝蔡民飢上逵輒以便宜發倉粟賑百姓纍遷知山東西路轉運使上

達到官再期比舊增三十餘萬貫戸部以其法頒之鄰路上達長於吏事能治繁劇猾不能欺所至稱之卒官年六十一

曹望之字景蕭其先臨潢人遼季移家宣德天會間以秀民子選充女直字學生年十四業成除西京教授為元帥府書令史補正令史轉行臺省令史錄教授貲補修武校尉除右司都事吏部侍郎田㲄素薄望之望之頗交不肯納遂與蔡松年許霖構致黨獄改行臺吏部

員外郎海陵爲相嘗以書致其私望之不從天德元年調同知石州軍州事坐事免丁母憂久之除絳陽軍節度副使入爲户部員外郎詔買牛萬頭以給安春八明安徙居南京者望之主給之蕯巴反轉致甲仗八萬自洺州輸燕子城運米八十萬斛由蔡水入淮饋伐宋諸軍期以一日望之如期集事進本部郎中特賜進士及第大定初討斡罕望之主軍食給與有節凡省糧三十萬石省芻草五十萬石帥府以捷入告議者欲遂罷轉

輸望之以為元惡未誅不可弛備旣而大軍追討果賴
以濟以勞進一階兼同修國史請於大鹽濼設官榷鹽
聽民以米貿易民成聚落可以回遑其利無窮從之
其後凡貯米二十餘萬石及東北路歲饑賴以濟者不
可勝數三年上曰自正隆兵興農桑失業明安穆昆屯
田多不如法詔遣戶部侍郎魏子平大興少尹同知中
都轉運事李滌禮部侍郎李愿工部郎中伊喇道戶部
員外郎完顏烏肯徹監察御史瓜爾佳阿里布及望之

分道勸農廉問職官臧否望之還言乞汰諸路胥吏可減其半詔胥吏如故於是始禁用貼書還本部侍郎領覆實繕修大內財用費用大省復以勞進階上召見諭勉之望之家奴袁一言涉妖妄大興府鞫治望之恐使戶部令史劉公輔問其事于大興少尹王全全具其事語公輔公輔以語望之御史臺劾奏劉公輔言泄獄情上曰妖妄之言交相傳說何也於是望之決杖一百王全杖八十劉公輔杖一百五十除名頃之運河堙塞世

宗出郊見之問其故主者奏曰户部不肯經畫歲久以致如此上責望之曰有水運不濬治乃用陸運煩費民力罪在汝等其往治之尚書省奏當用夫役數萬人上曰方春耕作不可勞民以官籍監户及摘東宫諸王人從充役若不足即以五百里内軍夫補之太宗實録成監修國史赫舍哩良弼賜金帶一重綵二十端同修國史張景仁劉仲淵望之皆賜銀幣有差望之嘆賞薄謂人曰栽花接木乃加爵命勤勞者不遷官無何張景仁

遷翰林學士望之又曰止與他人便遣獨不及我哉世宗聞之出望之德州防禦使謂之曰汝為人能幹而心不忠實朕前往安州春水人言汝無事君之義朕敕臣下有過即當諫諍汝但面從退則謗議此不忠不孝也汝自五品起遷四品太宗皇帝實錄成優賜銀幣不思盡心竭力惟官賞是覬今出汝於外宜改心滌慮不然則身亦莫保望之到德州有惠政百姓為立生祠改同知西京留守事上書論便宜事其一論山東河北明安

穆昆與百姓雜處民多失業陳蔡汝潁之間土廣人稀宜徙百姓以實其處復數年之賦以安輯之百姓亡命及避役軍中者閱實其人使還本貫或編近縣以為客户或留為佃户者亦籍其姓名州縣與明安事干涉者無相黨匿庶幾軍民協和盜賊弭息其二論薦舉之法虛文無實宰相捄擢及其所識不及其所不識內外官所舉亦輙不用或指以為朋黨遂不敢復舉宜令宰執歲舉三品二人御史大夫以下內外官終秩舉二人自

此以下以品級為差等終秩不舉者遇轉官勒不遷三品者削後任俸三月其舉者已改除吏部以類品第季而上之三品闕則於類第四品中補擬四品五品以下視此為差其待以不次者宰執具才行功實以聞舉當否罪當如律廉介之士老於令幕無舉主者七考無贓私罪者准朝官三考勞叙吏部每季圖工外路職官姓名路為一圖大書贓汙者於其名下使知畏慎外任五品以上官改除令代之者具功過以聞年六十以上者

終更赴調有司察其視聽精力老疾不堪釐務給以半祿罷遣其三論守邊將帥及沿邊州縣官漁剥軍民多興力役宜歲遣監察御史周行察之邊部有訟招討司無得輙遣白身人徵斷宜於省部有出身女直契丹人及縣令丞簿中擇廉能者因其風俗畧定科條務為簡易徵斷羊馬入官籍數如邊部遇饑饉即以此賑給之招討及都監視事宜限邊部饋送馳馬招討司女直人戶或擷野菜以濟艱食而軍中舊籍馬死則一村均錢

補買往往鬻妻子賣耕牛以備之臣恐數年之後邊防困獘臨時賑濟費財十倍而無益早為之所則財用省而邊備實矣官給軍箭用盡則市以補之皆朽鈍不堪用可每歲給官箭一分以補其闕邊民闕食給米地遠負重往往就倉賤賣而去可計口支錢則公私兩便陝西正副宜如明安穆昆用土人一員隊將亦宜參用土人久居其任增弓箭田復其賦役以廉吏為提舉察總管府以下官農隙校閱以嚴武備則太平之時有經

署之制矣又論六鹽場用人宜令户部公議辟舉論漕運先計河倉見在幾何通州容受幾何京師歲費幾何令近河州縣歲税或六七萬石小民有入資之費富室收轉輸之利宜計實數以科税入論民間私錢苦惡宜以官錢五百易私錢千期以一月易之過期以銷錢法坐之論州府力役錢物户部頒印署白簿使盡書之以俟審閲有畏避不書者坐之論工部營造調發妨民生業諸路射糧軍約量人數習武藝期以三年成以息調

民書奏多見采納以本官行六部事於北邊召拜戶部尚書上數之曰汝前為侍郎以不忠外補頗能練習錢穀故任以尚書之重宜改前非以圖新効也是時戶部尚書高德基坐高估俸粟責降世宗念望之否出納戒懲德基也既出使人諭之曰勿以高德基下粟直要在平估而已十五年新宮成世宗幸新宮勑望之曰新宮中所須毋取于民間也有良民夫婦質身於東京留守完顏古雲家期終而不還尚書省下東京鞫治望之言

古雲為留守其同官必且阿狗不肯窮竟當移他州望之久習事有治錢穀名性剛愎頗沾沾自露希覬執政而刑部尚書梁肅自詳問宋國使還世宗嘗欲以為執政久而未用亦頗衒耀求進世宗謂左丞相赫舍哩良弼曰曹望之梁肅急於見知涉於躁進遂出梁肅為濟南尹數年乃召拜參知政事而望之終於戸部尚書年五十六世宗惜其未及用賜錢三千貫勑使致祭賻銀五百兩重綵二十端絹二百匹以其子淵為奉御澤為

筆硯承奉其後尚輦局舉出身人年六十餘可以臨事世宗曰豈爲此輩惜官邪但此輩專以盜取官錢爲謀生計不可用也由是欲更改監臨格式以問户部尚書劉瑋瑋恐監官謗己不肯實對世宗因思望之嘆曰不如望之之敢行也望之初不學及貴稍知讀書遂刻苦自致有詩集三十卷

大懷貞字子正遼陽人皇統五年除閤門祗候三遷東上閤門使丁毋憂起復符寶郎累官右宣徽使正隆伐

宋為武勝軍都總管大定二年除洺州防禦使兼押軍萬户改沂州再遷彰國安武軍節度使縣尉獲盜得一旗上圖亢宿詰之有謀叛狀株連幾萬人懷貞當以亂民之刑請誅其首亂者十八人餘皆釋之嘗以私忌飯僧數人就中一僧異常懷貞問曰汝何許人也對曰山西人復問曽為盜殺人否對曰無之後三日詰盜果引此僧皆服其明察改興中尹錦州富民蕭鶴壽塗中殺人匿府少尹家有司捕不得懷貞以計取之寘於法改

彰德軍節度使卒

盧孝儉宣德州人登天眷二年第調憲州軍事判官補尚書省令史累官太原少尹大定二年陜西用兵尚書省發本路稅粟赴平涼充軍實期甚嚴迫孝儉輒易以金帛馳至平涼用省而不失期并人稱之用廉進官二階遷同知廣寧尹廣寧大饑民多流亡失業及借僧粟留其一歲之用使平其價市與貧民既以求民僧亦獲利累遷山東東路轉運使孝儉素褊躁與同僚王公謹

失歡其子嘗私用官帑孝儉不知也既而改河北西路轉運使公謹乃發其事孝儉聞被逮莫測所以行至章丘自縊死

盧庸字子憲薊州豐潤人大定二十八年進士調唐州軍事判官再調定平縣令庸治舊堰引涇水溉田民賴其利補尚書省令史除南京轉運副使改中都户籍判官察廉遷禮部主事累官鳳翔治中大安三年徵陜西屯田軍衛中都以庸簽三司事主兵食至潞州放還屯

田軍庸改乾州刺史入為吏部郎中至寧元年改陜西按察副使夏人犯邊庸繕治平凉城池積芻粟團結土兵為備十一月夏人掠鎮戎陷涇邠遂圍平凉庸矢盡募人取夏兵射城上箭以濟急用出府庫賞有功者人樂為死平凉頼以完貞祐二年庸移書陜西行省布薩端大槩謂慶陽平凉德順陜西重地長安以西邠為阨塞當重兵屯守詔賞平凉功庸進官四階遷按察轉運使三年詔諸道按察司講究防秋庸陳便宜曰自鄜延

至積石雖多溝坂無長河大山為之屏蔽恃弓箭手以禦侮其人皆剛猛善鬭熟于地利夏人畏之向者徙屯他所夏人即時犯邊此近年深患也人情樂土且耕且戰緩急將自奮又曰防秋之際宜先清野又曰掌軍之官不宜臨時易代兵家所忌將非其人屢代何益無何有言庸老不勝任者即罷之未幾改定海軍節度使山東亂不能赴按察司劾之當奪兩官審理官直之庸以病請求醫藥致仕興定三年卒

李偲字子友定州安喜人中天眷二年進士調遼山簿累官戶部主事丁母憂起復舊職除同知河東南路轉運使事大定初改同知中都路都轉運使事布薩忠義行省事於汴京奏偲幕府世宗曰李偲方治京畿漕事行省可他選也三年權知登聞檢院再遷戶部侍郎上曰戶部財用出入朕難其人卿非舊勞資敘尚淺勿以秩滿例升三品因循歲月若不自勉必不汝貸偲每朝會與高德基屏人私語上聞而惡之問右丞石琚曰李

偲果何如人琚曰亦幹事吏耳改同知北京留守沂州防禦使沂南邊郡户部符借民閑田種禾取藁秸備警急用度偲曰如此則農民失業具奏止之轉運司牒郡輸粟朐山調急夫數萬人是時久雨泥濘轉運不能前進偲遣吏往朐山刺取其官廪見儲糧數可支半歲即具其事牒運司請緩期毋自困百姓先是郡縣街陌間聽民作屋舍取其僦直至是罷收僦直屋舍一切撤毁他郡奉承號令督百姓必盡撤去使街陌繩齊矢棘如

初時然後止偲獨教民撒治前却不齊一者三五所使

巻道端正即已民便之改陜西西路轉運使卒

贊曰毛頎李上達曹望之李偲之流皆金之能吏也望

之悻悻然以求大用君子無取焉

圖克坦克寧本名錫馨其先金源縣人徙居北古土之

地後徙置明安于山東与籍萊州父和珍官至汾陽軍

節度使克寧資質渾厚寡言笑善騎射有勇畧通女直

契丹字左丞相希尹克寧母舅熙宗問希尹表戚中誰

可侍衛者希尹奏曰錫磬可用以為符寶祗侯是時悼后干政后弟費摩呼圖侮克寧克寧毆之明日呼圖以告悼后后曰錫磬剛直必汝之過也已而克護衛轉符寶郎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改忠順軍節度使克寧娶宗幹女嘉祥縣主同母兄富勒堅判大宗正事海陵忌之出為西京留守構致其罪誅之因降克寧知滕陽軍歷宿州防禦使呼爾哈路節度使海蘭路兵馬都總管大定初詔克寧以本路兵會東京還左翼都統

詔與廣寧尹布薩歡塔同知廣寧尹完顔頁頁肇州防禦使唐古烏頁從右副元帥完顔黙音討契丹斡罕趨濟州黙音用契丹降吏奇徹計策襲賊輜重克寧與赫舍哩志寧為殿與賊遇于長濼黙音使伏兵于左翼之側賊二萬餘躡吾後又以騎四百餘突出左翼伏兵之間欲繞出陣後攻我克寧與善射二十餘人拒之衆曰賊衆我寡不若與伏兵合擊或與大軍相依可以萬全克寧曰不可若賊出陣後則前後夾擊我敗矣大軍不

可俟也於是奮擊賊乃却左翼萬户襄與大軍合擊之賊遂敗追奔十餘里二年四月一日也越九日復追及賊于霧霿河左翼軍先與賊戰克寧以騎三千追掩十五里賊廹澗不得亟渡殺傷甚衆賊收軍返旆大軍尚未至克寧令軍士下馬射賊賊遂引而南是時斡罕已再北元帥黙音利虜掠駐師白濼世宗訝其持久遣問之黙音曰賊騎壯我騎弱此少駐所以完養馬力也不然非益萬騎不可勝克寧奮然而言曰吾馬固不少但

帥不得人耳其意常利虜掠賊至則引避賊去則緩隨之故賊常得善牧而我常拾其蹂踐之餘此吾馬所以弱也今誠能更置良帥雖不益兵可以有功不然騎雖十倍未見其利也朝廷知其議召還默音以平章政事布䕶忠義兼都元帥師將發賊聲言乞降克寧曰賊初困蹙且無降意所以揚言者是欲緩吾師期也不若攻其未備賊若挫衂則其降必速如其不降乘其怠而急擊之可一戰而定也忠義以為然乃與克寧出中路遂

敗賊兵于婁慱囉之地賊奔匕渡河負險為柵克寧覘知賊柵之背其勢可工乃潛師夜登俯射之大軍自下攻賊潰皆遁去契丹平克寧除太原尹未閲月宋吳璘侵陜右元帥左都監圖克坦喀齊喀乞益兵遣克寧佩金牌駐軍平涼詔喀齊喀曰朕遣克寧參議軍事其智勇足敵萬人不必益軍克寧至下令安輯未幾民皆完聚治兵伐宋右丞相布薩忠義駐南京節制諸軍左副元帥赫舍哩志寧經畧邊事克寧改益都尹兼山東路

兵馬都總管行軍都統四年元帥府欲遣左都監璋以兵四千由水路進詔曰可付都統圖克坦錫馨仍益兵二千擇良將副之璋可經畧山東於是克寧出軍楚泗間與宋將魏勝相拒于楚州之十八里口魏勝取樊舟鑿其底貫以大木列植水中别以船載巨石貫以鐵鏁沉之水底以塞十八里口及淮渡舟路以步兵四萬人屯於淮渡南岍運河之間克寧使錫默和尚選善游者没水繫大繩植木上數百人於岍上引繩曳一植木皆

拔出之徹去沉船進至淮口宋兵來拒隔水矢石俱發
錫默和尚以竹編籬捍矢石復拔去植木沉船師遂入
淮與宋兵奪渡口合戰數四明安長壽先行薄岓水淺
先率勁卒數人涉水登岓敗其津口兵五百人餘衆皆
濟宋兵四百餘自清河口來鎮國上將軍富察阿里罕
以步兵百人禦之克寧自與章京尼楚赫五騎先行六
七里與宋戰尼楚赫先登奮擊敗之宋大兵整陣來拒
克寧麾兵前戰自旦至午宋兵敗踰運河為陣餘衆數

千皆走入營中克寧使以火箭射其營舍盡焚踰河撤橋與其大軍相會隔水射之宋兵不能為陣明安楚呼以六十騎擊宋騎兵千餘不利少却克寧以明安薩喇九十騎横擊之宋兵大敗追至楚州射殺魏勝遂取楚州及淮陰縣是役也薩喇功居多是時宋屢遣使請和布薩忠義赫舍哩志寧約以世為叔姪國割還海泗唐鄧四州宋人尚遷延有請及克寧取楚州宋人大懼一如約兵罷改大名尹歷河間東平尹台爲都點檢十

一年從丞相志寧北伐還師十一月皇太子生日世宗置酒東宮賜克寧金帶明年遷樞密副使兼知大興府事改太子太保樞密副使如故拜平章政事封密國公克寧女嫁為潞王永成妃得罪克寧不悅求致仕不許罷為東京留守明年工將復相克寧改南京留守兼河南統軍使遣使者諭之曰統軍使未嘗以留守兼之此朕意也可過京師入見克寧至京師復拜平章政事授世襲伯奇圖河明安兼親管穆昆世宗欲以制書親授

克寧主者不知上意及克寧已受制上謂克寧曰此制朕欲親授與卿誤授之於外也又曰朕欲盡徙卿宗族在山東者居之近地卿族多官田少無以盡給之乃選其最親者徙之十九年拜右丞相徙封譚國公克寧辭曰臣無功不明國家大事更内外重任當自愧乞歸田里以盡餘年上曰朕念衆人之功無出卿右者卿慎重得大臣體毋復多讓克寧出上使圖克坦懷忠諭之曰凡人醉時醒時處事不同卿今日親賓慶會可一飲過

今日可勿飲也克寧頓首謝曰陛下念臣及此臣之福也克寧為相持正守大體至於簿書期會不屑屑然也世宗嘗曰錫馨在樞密未嘗有過舉謂克寧曰宰相之職進賢為上克寧謝曰臣愚幸得備位宰輔但不能明於知人以此為恨耳二十一年左丞相守道為尚書令克寧為左丞相徙封定國公懇求致仕上曰汝立功立事迺登相位朝廷是賴年雖及未可去也後三日與守道奏事俱跪而請曰臣等齒髮皆衰幸陛下賜以餘年

上曰上相坐而論道不惟其官惟其人豈可屢改易之
邪頃之克寧改樞密使而難其代復以守道為左丞相
虛尚書令位者數年其重如此未幾以司徒兼樞密使
二十二年詔賜令名二十三年克寧復以年老為請上
曰卿昔在政府勤勞夙夜除卿樞密使亦可以優逸矣
朕念舊臣無幾人萬一邊隅有警選將帥授方略山川
險要兵道軍謀舍卿誰可與共者勉為朕留克寧乃不
敢復言二十四年世宗幸上京皇太子守國詔左丞相

守道與克寧俱留中都輔太子上謂克寧曰朕巡省之後萬一有事卿必躬親之毋忽細微圖難於其易可也二十五年左丞相守道賜宴北部詔克寧行左丞相事是時世宗自上京還次天平山清暑皇太子薨於京師諸王妃主入宮弔哭奴婢從入者多頗喧雜不嚴克寧遣出之身護宮門嚴飭殿廷宮門禁衛如法然後聽宗室外戚入臨從者有數謂東宮官屬曰主上巡幸未還宮闕太子不幸至于大故汝等此時能以死報國乎吾

亦不敢受吾生也辭色俱厲聞者肅然敬憚章宗時為金源郡王哀毀過甚克寧諫曰哭泣常禮也郡王身居冢嗣豈以常禮而忘宗社之重乎召太子侍讀完顏匡曰爾侍太子日久親臣也郡王哀毀過甚爾當固諫謹視郡王勿去左右世宗在天平山皇太子訃至哀慟者屢矣聞克寧嚴飭宮衛謹護皇孫嘉其忠誠而愈重之九月世宗還京師十一月克寧表請立金源郡王為皇太孫以係天下之望其畧曰今宣孝皇太子陵寢已畢

東宮虛位此社稷安危之事陛下明聖超越前古寧不察此事貴果斷不可緩也緩之則起覬覦之心來讒佞之言讒佞之言起雖欲無疑得乎兹事深可畏大可慎而不畏不慎豈惟儲位久虛而骨肉之禍自此始矣臣愚不避危身之罪伏願亟立嫡孫金源郡王為皇太孫以釋天下之惑塞覬覦之端絕構禍之萌則宗廟獲安臣民蒙福臣備位宰相不敢不盡言惟陛下裁察踰月有詔起復皇孫金源郡王判大興尹封原王世宗諸子

中趙王永中最長其母張玄徵女玄徵子汝弼為尚書左丞二十六年世宗出汝弼為廣平尹於是左丞相守道致仕遂以克寧為太尉兼左丞相原王為左丞相因使克寧輔導之原王為丞相方四日世宗問之曰汝治事幾日矣對曰四日京尹與省事同乎對曰不同上笑曰京尹浩穰尚書省總大體所以不同也數日復謂原王曰宮中有四方地圖汝可觀之知遠近阨塞也世宗與宰相論錢幣上曰中外皆患錢少今京師積錢止五

百萬貫除屯兵路分其他郡縣錢可運至京師克寧曰郡縣錢盡入京師民間錢益少矣若起運其半其半變折輕齎庶幾錢貨流布也上嘉納之章宗雖封原王為丞相克寧猶以未正太孫之位屢請於世宗世宗嘆曰克寧社稷之臣也十一月戊午宰相入見于香閤既退原王已出克寧率宰臣屏左右奏立太孫世宗許之庚申詔立原王右丞相為皇太孫明日圖克坦公弼尚息國公主納幣賜六品以上宴慶和殿上謂諸王大臣曰

太尉忠實明達漢之周勃也稱嘆再三克寧進酒上舉觴為之釂有詔給太尉假三日明年正月復求解機務上曰卿遽求去邪豈朕用卿有未盡乎或因喜怒用刑賞乎其他宰相未有能如卿者宜勉留以輔朕卿若思念鄉土可以一往不必謝政事三月一日朕之生辰卿不必到從容至暑月還京師相見四月克寧還朝入見上上問曰卿往鄉中百姓皆安業否克寧曰生業頗安然初起移至彼未能滋殖耳未幾以丞相監修國史上

問史事奏曰臣聞古者人君不觀史願陛下勿觀上曰朕豈欲觀此深知史事不詳故問之耳初盧溝河決久不能塞加封安平侯久之水復故道上曰鬼神雖不可窺測即獲感應如此克寧奏曰神之所佑者正也人事乖則弗享矣報應之來皆由人事上曰卿言是也世宗頗信神仙浮圖之事故克寧及之宋前主殂宋主遣使進遺留物上怪其禮物薄克寧曰此非常貢責之近於好利上曰卿言是也乃以其玉器五事玻瓈器大小二

十事及茶器刀劒等還之二十八年十一月癸丑上幸克寧第初上欲以甲第賜克寧克寧固辭乃賜錢因其舊居宏大之畢工上臨幸賜金器錦繡重綵克寧亦有獻上飲懽甚解御衣以衣之詔畫克寧像藏内府十二月乙亥世宗不豫甲申克寧率宰執入問起居上曰朕疾殆矣謂克寧曰皇太孫年雖弱冠生而明達卿等竭力輔之又曰尚書省政務權聽於皇太孫克寧奏曰陛下幸上京時宣孝太子守國許除六品以下官令可權

行也上曰五品以下亦何不可乙酉詔皇太孫攝行政事注授五品以下官詔太孫與諸王大臣俱宿禁中克寧奏曰皇太孫與諸王宜別嫌疑正名分宿止同處禮有未安詔太孫居慶和殿東廡丙戌詔克寧以太尉兼尚書令封延安郡王平章政事襄為右丞相右丞張汝霖為平章政事戊子詔克寧襄汝霖宿於內殿二十九年正月癸巳世宗崩于福安殿是日克寧等宣遺詔立皇太孫為皇帝是為章宗徙封為東平郡王詔克寧朝

朔望朝日設坐殿上克寧固辭詔近臣勉諭克寧涕泣謝曰憐憫老臣幸免常朝豈敢當坐禮其後每朝必為克寧設坐克寧侍立益敬即位詔文凡除名開落官吏並量材録用張汝霖奏眞盜枉法不可恕克寧曰陛下初即位行非常之典贓吏誤沾恩宥其害小國之大信不可失也章宗深然之無何進拜太傅兼尚書令賜尚衣玉帶乞致仕不許詔譯諸葛孔明傳賜之詔尚書省曰太傅年高旬休外四日一居休大事録之細事不須

親也賜金五百兩銀五千兩錢千萬重綵二百端絹二千匹尚書省奏明安穆昆願試進士者聽之上曰其應襲明安穆昆者學於太學可乎克寧曰承平日久今之明安穆昆其材武已不及前輩萬一有警使誰禦之習辭藝忘武備於國弗便上曰太傅言是也章宗初即位頗好辭章而疆埸方有事故克寧言及之明昌二年克寧屬疾章宗往視之克寧頓首謝曰臣無似嘗蒙先帝任使陛下即位屬以上相今臣老病將先犬馬填溝壑

無以輔明主綏四方陛下念臣駑怯親枉車駕臨幸死有餘罪矣是日即榻前拜太師封淄王加賜甚厚是歲二月薨遺表其大槩言人君往往重君子而反疎之輕小人而終昵之願陛下慎終如始安不忘危而言不及私詔有司護喪事歸葬于萊州謚曰忠烈明昌五年配享世宗廟廷圖像衍慶宮大安元年改配享章宗廟廷贊曰圖克坦克寧可謂大臣矣功高而身愈下位盛而心愈勞經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

所以長守富貴故曰忠信匪懈不施其功履盛滿而不忘德之上也孜孜勉勉恪守職業不居不可成不事不可行人主知之次也諫期必行言期必聽為其事必有其功者又其次也

金史卷九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三百三十五

金史卷九十三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三十一

顯宗諸子

琮本名承慶　瓌本名罕都　從彝本名阿林

從憲本名沃里布　玠本名摩囉歡

章宗諸子

洪裕　洪靖本名阿固喇　洪熙本名鄂特藏布

洪衍本名薩哈　洪輝本名額琳　德里

衛紹王子

從恪

宣宗諸子

莊獻太子　玄齡　守純本名帮圖

通吉思忠本名還嘉努　承裕本名和碩

布薩揆本名臨喜　穆延薩克達　宗浩本名老

顯宗孝懿皇后生章宗昭聖皇后生宣宗諸姬田氏生鄆王琮瀛王瓌霍王從彝劉氏生瀛王從憲王氏生温王玠

鄆王琮本名承慶母田氏其後封裕陵克華琮儀觀豐偉機警清辯性寛厚好學世宗選進士之有名行者納塔謀嘉教之女直小字及漢字皆通習及長輕財好施無愠色善唫咏不喜聞人過至于騎射繪塑之藝皆造精妙大定十八年封道國公二十六年加崇進章宗即

位遷開府儀同三司封鄆王明昌元年授博索路烏赫哩哈達世襲明安留京師五年薨上輟朝親臨奠于殯所謚曰莊靖改莊惠

瀛王瓌本名罕都鄆王琮之同母弟也重厚寡言內行修飭工詩精于騎射書藝女直大小字大定二十二年封崇國公二十六年加崇進章宗即位遷開府儀同三司封瀛王明昌三年薨勑葬事所須皆從官給命工部侍郎胥持國等典喪事比葬帝三臨奠哭之慟謚曰文

敬其後帝謂輔臣曰王性忠孝兄弟中最爲善人故朕

嘗令在左右温王雖幼亦佳不二旬俱逝良可哀悼

霍王從彝本名阿林母田氏早卒温妃舒穆嚕氏養爲

己子大定三十五年封宿國公加崇進二十六年賜名瓚

章宗卽位封沂王明昌元年諭旨有司曰豐鄆瀛沂四

王府各賜奴婢七百人四年詔追封故魯王永功爲趙

王以從彝爲趙王後承安元年爲兵部尚書改封蔡四

年除祕書監泰和五年賜今名八年封霍貞祐三年薨

瀛王從憲本名沃哩布母劉氏後封裕陵茂儀大定二十六年賜名琦章宗即位加開府儀同三司封壽王承安元年以郊祀恩進封英四年改封瀛泰和五年更賜今名六年授祕書監八年薨從憲風儀秀峙性寛厚善騎射待府僚以禮秩滿去者皆有贐帝尤愛重初以病聞即臨問之賜錢五百萬還宮詔府僚上其疾增損狀仍勅門司夜一鼓即奏比五更重言之及薨上哭之慟為輟朝臨奠者再諭旨判大睦親府事宛王永升曰瀛

王家事叔宜規畫聞其二姬方孕若生子即以付之以
右宣徽使伊喇都護其喪葬斂以内庫之服其餘所須
亦從官給謚曰敦懿
温王玠本名摩囉歡母王氏後封裕陵婉儀玠幼穎秀
性温厚好學大定二十九年章宗即位加開府儀同三
司封温王明昌三年薨年十一訃聞上為輟朝親臨奠
哭之謚曰悼敏
章宗欽懷皇后生絳王洪裕資明夫人林氏生荆王洪

靖諸姬生榮王洪熙英王洪衍壽王洪輝元妃李氏生
葛王德里
洪裕大定二十六年生時顯宗薨逾年世宗深感及聞
皇曾孫生喜甚蒲三月宴于慶和殿賜曾孫金鍔金香
合重綵二十端果勒圖犀吐鶻玉山子兎兒埀頭一副
名馬二匹章宗進玉雙馳鎮紙玉琵琶撥玉鳳鉤果勒
圖犀其佩刀衣服一襲世宗御酒歌歡乙夜方罷二十
八年十月丙寅薨明昌三年追封絳王賜名

洪靖本名阿古喇明昌三年王生而警秀工所鍾愛

四年薨承安四年追封荊王賜名加開府儀同三司

洪熙本名額特藏布明昌三年生未彌月薨承安四年

追封榮王賜名加開府儀同三司

洪衍本名薩哈明昌四年生未幾薨承安四年追封英

王賜名加開府儀同三司

洪輝本名額琳承安二年五月生彌月封壽王閏六月

壬午病急風募能醫者加宣武將軍賜錢五百萬甲申

疾愈印無量壽經一萬卷報謝行慶宮作普天大醮七日無奏刑名仍禁屠宰十月丁亥薨備禮葬

德里泰和二年八月生上久無皇嗣祈禱于郊廟行慶宮亳州太清宮至是喜甚彌月將加封三等國號無愜上意者念世宗在位最久年最高初封葛王遂封為葛王十二月癸酉生百日放僧道度牒三千道設醮玄真觀宴于慶和殿百官用天壽節禮儀進酒稱賀三品以上進禮物泰和三年薨

衛紹王六子大定二十六年賜名明安曰琚安春曰瑄

阿禪曰璪泰和七年詔阿禪出繼鄭王永蹈後詔曰朕

追惟鄭邸誤蹈非彝藁窆原野多歷歲年怛然軫懷有

不能已乃詔追復王爵備禮改葬今稽式古典命汝為

鄭王後守其祭祀大安元年封子六人為王從恪胙王

有任王㲺王餘弗傳是歲從恪為左丞相二年八月立

從恪為皇太子至寧末吁沙呼殺衛王從恪兄弟皆廢

居中都貞祐二年徙鄭州四年徙居南京天興元年崔

立以從恪為梁王汴京破死焉

贊曰章宗晚年繼嗣不立遂屬意衛紹王衛紹歷年不永諸子凡禁錮二十餘年鎬厲王諸子禁錮四十餘年長女緑男皆不得婚嫁天興初方弛其禁金亡祚後可知矣

莊獻太子名守忠宣宗長子也其母未詳説在王后傳呼沙呼既廢衛王時上未至即迎守忠入居東宮貞祐元年閏九月甲申立為皇太子詔曰朕以眇躬嗣服景

命念祖宗之遺統方夙夜以靡遑將上以承九廟之靈而下以係多方之望皇太子守忠性秉温良地居長嫡以次第言之則宜升儲嗣以典禮質之則足愜羣情其立為皇太子十月己未以鎮國上將軍太子少保阿老罕為太子少師庚申上遣諭曰朕宮中每事裁減汝亦宜知時難斟酌撙節也又謂曰時方多艱每事當從貶損吾已放宮人百餘矣東宮無用者亦宜出之汝讀書人必能知此也二年五月宣宗還汴留守中京七月召

至汴三年正月薨上臨奠殯所凡四次四月葬迎朔門外五里謚莊獻五月立其子鏗為皇太孫始二歲十二月薨四年正月賜謚沖懐太孫

玄齡或曰莊獻太子母弟早卒未封爵或曰麗妃史氏所生

荆王守純本名帑圖宣宗第二子也母曰真妃龎氏貞祐元年封濮王二年為殿前都點檢兼侍衛親都軍指揮使權都元帥上諭帥府曰濮王年㓜公事殊未諳鄉

等毋以朕子故不相規戒凡見將校令譙和接遇可也
三年為樞密使四年拜平章政事興定元年授世襲東
平府路三屯明安三年以知管差除令史梁瓛誤書轉
運副使張正倫宣命奏乞治罪上曰令史有犯宰臣自
當治之何必關朕耶是年三月進封英王時監察御史
程震言其不法宣宗切責杖司馬及大奴尤不法者數
人四年九月守純欲發丞相高琪罪密召知案布希薩
喇勒令史富察呼嚕員外郎王阿里謀之令勿泄而薩

喇勒呼嚕輙以告都事布薩納木舍布訥木舍布白高琪及高琪伏誅守純劾三人泄密事訥木舍布處死除名薩喇勒呼嚕各杖七十勒停元光二年三月壬子上戒諭守純曰始吾以汝為相者庶幾相輔不至為人譏病耳汝乃惟飲酒耽樂公事漫不加省何耶吾常聞人言已過雖自省無之亦未敢容易去懷也又曰吾所以責汝者但以崇飲不事事之故汝勿過慮遂至奪權今諸相皆老臣每事與之商略使無貽物議足矣是年十

二月庚寅宣宗病喉痺危篤將夕守純趣入侍哀宗後至東華門已閉聞守純在宮分遣樞密院官及東宮親衛軍總領伊喇布哈集軍三萬餘屯東華門外部署定扣門見都點檢駙馬都尉圖克坦和卓奏中宮得旨領符鑰開門哀宗入宰相巴古喇已遣入止丞相高汝礪不聽入宮以護衛四人監守純於近侍局是夕宣宗崩明日哀宗即位正大元年正月進封荊王罷平章政事判睦親府封真妃龐氏為荊國太妃三月或告守純謀

不執下獄推問慈聖宫皇太后有言於帝由是獲免語在皇后傳守純三子長曰額爾克封肅國公天興元年二月進封曹王出質於軍前次曰某封戴王次曰伯特封鞏王天興初守純府第産肉芝一株髙五寸許色紅鮮可愛旣而枝葉津流濡地成血臭不可聞剷去復生者再夜則房榻閒羣狐號鳴秉燭逐捕則失所在未幾額爾克出質哀宗遷歸德明年正月崔立亂四月癸巳守純及宗室皆死青城

贊曰詩云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信哉守忠立為太子未幾而薨其子鏗立又薨哀宗復乏嗣豈非天乎正大間國勢日蹙本支殆盡哀宗尚且疎忌骨肉非明惠之賢荊王幾不能免豈宗子維城之道哉

通吉思忠本名還嘉努明昌六年為行省都事累遷同簽樞密院事承安三年除興平軍節度使改西北路招討使初大定間修西北屯戍西自塔木色東至呼爾根

幾六百里中間堡障工役促迫雖有墻隍無女墻副堤
思忠增繕用工七十五萬止用屯戍軍卒役不及民上
嘉其勞賜詔奬諭曰直乾之維搤邉之要正資守備以
靖翰藩垣壘弗完營屯未固卿督兹事役唯用戍兵民
不知勞時非淹久已臻休畢仍底工堅賴爾忠勤辦兹
心畫有嘉乃力式副予懷賜銀五百兩重幣十端入為
簽樞密院事轉吏部尚書拜參知政事泰和五年宋渝
盟有端平章政事布薩揆宣撫河南揆奏宋人懦弱韓

侂冑用事請遣使詰問上召大臣議左丞相崇浩曰宋人敗之國必不敢動思忠曰宋雖羈栖江表未嘗一日忘中國但力不足耳其後果如思忠策六年四月上召大臣議伐宋事大臣猶言無足慮者或曰鼠竊狗盜非用兵也思忠執前議曰不早為之所彼將誤也上深然之七年正月元帥左監軍赫舍哩執中圍楚州久不能下宰臣奏請命大臣節制其軍及益兵攻之思忠請行上曰以執政將兵攻一小州克之亦不武乃用唐宰相

宣慰諸軍敌事以思忠充淮南宣慰使持空名宣勅賞立功者詔大臣宿于祕書監各具奏帖以聞明日詔百官集議于廣仁殿問對者久之旣而宋人來請和議遂寢頃之進拜尚書右丞大安初拜平章政事三年與參知政事承裕將兵屯邉方繕完烏沙堡思忠等不設備大元前兵奄至取烏雲營思忠不能守乃退兵思忠坐解職衛紹王命參知政事承裕行省旣而敗績于會河堡云

承裕本名和碩頗讀孫吳書以宗室子充符寶祗候除中都左警巡副使通括户籍百姓稱其平遷殿中侍御史改右警巡使彰德軍節度副使刑部員外郎轉本部郎中歷曾州惠州刺史遷同知臨潢府事改東北路招討副使以病免起為西南招討副使泰和六年伐宋遷陝西路統軍副使俄改通遠軍節度使陝西兵馬都統副使與泰州防禦使完顏璘屯成紀界宋吳曦兵五萬由保岔姑蘇等谷襲秦州承裕璘以騎兵千餘人擊走

之追奔四十里凡六戰宋兵大敗斬首四千餘級詔承裕曰昔乃祖乃父戮力戎旅汝年尚少善於其職故命汝與完顔璘同行出界昔汝自言得兵三萬足以辦事今以舒穆嚕仲温珠格高琪及青伊克與汝軍合計可六萬斯亦足以辦矣仲温高琪兵道險阻汝軍道甚易也自秦州至仙人關纔四百里耳從長計畫以副朕意詔完顔璘曰汝向在北邊以幹勇見稱頃以過失逮問有司近知與宋人奮戰故特赦免仍充副統如能佐承

裕立功業朕於官賞豈復吝惜聞汝臨事頗黠若復自速罪且不赦汝矣宋吳曦使其將馮興楊雄李珪以步騎八千入赤谷承裕璘及河州防禦使富察東鉉逆擊破之宋步兵保西山騎兵走赤谷承裕遣部將唐古安塔哈率騎二百馳擊宋步兵甲士蒙克挺身先入乘之宋步兵大潰追奔至皂郊城斬二千餘級明安巴佶努追宋騎兵殺千餘人斬楊雄李珪于陣馮興僅以身免承裕進兵克成州八年罷兵還河南東路統軍使兼知

歸德府事俄改知臨潢府事賜金帶重幣十端銀百五十兩大安初召為御史中丞三年拜參知政事與平章政事通吉思忠行省戍邊烏沙堡之役不為備失利朝廷獨坐思忠詔承裕主兵事八月大元大兵至野狐嶺承裕喪氣不敢拒戰退至宣平縣中土豪請以土兵為前鋒以行省兵為聲援承裕畏怯不敢用但問此去宣德間道而已土豪嗤之曰溪澗曲折我輩諳知之行省不知用地利力戰但謀走耳今敗矣其夜承裕率兵南

行大元兵踵擊之明日至會河堡承裕兵大潰承裕僅脫身走入宣德大元游兵入居庸關中都戒嚴識者謂金之亡決於是役衛紹王猶薄其罪除名而已崇慶元年起為陝西安撫使至寧元年遷元帥右監軍兼咸平府路兵馬都總管與契丹埒克戰敗績改同判大睦親府事遼東宣撫使貞祐初改臨海軍節度使卒

贊曰曹劌有言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夫兵以氣為主會河堡之役通吉思忠承裕沮喪不可復振金之亡

國兆於此焉

布薩揆本名臨喜其先上京人左丞相兼都元帥沂國武莊公忠義之子也少以世胄選為近侍奉御大定十五年尚韓國大長公主擢器物局副使特授臨潢府路哈沙河世襲明安歷近侍局副使尚衣局使拱衛直副都指揮使為殿前左衛將軍罷職世宗諭之曰以汝宣獻皇后之親故令尚主置之宿衛謂當以忠孝自勵曰者乃與外人竊議汝腹中事朕不能測其罷歸田里尋

起為灤州刺史改蠡州入為兵部侍郎大理卿刑部尚書章宗即位出為泰定軍節度使改知臨洮府事以政蹟聞升河南路統軍使陝西提刑司舉揆剛直明斷獄無冤滯禁戢家人百姓莫識其面積石洮二州舊寇皆遁商旅得通於是進官一階仍詔褒諭明昌四年鄭王永蹈謀逆事覺揆坐嘗私品藻諸王獨稱永蹈性善靜好事乃免死除名未幾復五品階起為同知崇義軍節度使事以戰功遷西北路副招討進官七階賜金馬盂

一銀二百兩重綵一十端復以戰功升西南路招討使兼天德軍節度使賜金五十兩重綵一十端復出禦邉轉戰出塞七百里至齊呼勒圖地而還優詔褒諭遷一官仍許其子安貞尚邢國長公主且許援入謝禮成歸鎮會韓國大長公主甍援來赴工諭之曰北邉之事非卿不能辦乃賜戰馬二即日遣還援沿徼築壘穿塹連亘九百里營柵相望烽候相應人得恣田牧北邉遂寧復以手詔褒諭且欲大用以知興中府事赫舍哩子仁

代之勅盡以方畧授子仁既入拜參知政事改授中都
路額特赫格們世襲明安進拜尚書右丞尋出經畧邊
事還拜平章政事封濟國公泰和六年宋人渝盟以揆
為宣撫河南軍民使上諭之曰朕即位以來任宰相未
有如卿之久者若非君臣道合一體同心何以及此先
丞相亦嘗總師南邊効力先朝今復委卿諒無過舉朕
非好大喜功務要寧靜內外宋人屈服無復可議若恬
不改可整兵渡淮掃蕩江左以繼爾先公之功即以尚

廐名馬玉束帶内府重綵及御藥賜之揆至汴蒐練將士軍聲大振會天壽節特遣其子安貞賜宴且命持白玉杯以飲揆及上秋獵所親䕶鹿尾舌為賜宋人服罪即罷宣撫使召揆還六年春宋人復數路來侵取四州取靈壁圍壽春命揆為右副元帥以討之揆至軍前集諸將校告以朝廷弔伐之意分遣將士御敵復取臨淮蘄縣而符離壽春之圍亦觧去敵屢敗衂悉遁出境上即遣提點近侍局烏庫哩慶壽持手詔勞問征討事宜

仍賜玉具劒一玉荷蓮盞一金器一百兩重綵一十端尋復以詔褒諭賜玉鞍勒馬二及玉具佩刀內府重綵御藥以旌其功宋人既敗退上欲進討乃名揆赴闕戒以師期宴于慶和殿親諭之曰朕以趙擴背盟侵我疆埸命卿措畫曾未期月諸處累報大捷振我國威挫彼賊鋒皆卿之力朕不能忘是日寵錫甚厚特收其次子寧壽為奉御乃密授以成算俾還軍十一月揆總大軍南伐分兵為九路進揆以行省兵三萬出潁壽至淮宋

人旅拒于水南捺密遣人測淮水惟八疊灘可涉即遣鄂屯驤揚兵下蔡聲言欲渡宋帥何汝礪姚公佐悉銳師屯花靨以備捺乃遣右翼都統完顔薩布先鋒都統納喇邦烈潛渡八疊駐南岸捺麾大軍直壓其陣敵不虞我卒至皆潰走自相蹂踐死于水者不可勝計進奪潁口下安豐軍遂攻合肥取滁州盡獲其軍實上遣使諭之曰前得卿奏先鋒已奪潁口偏師又下安豐斬馘之數各以萬計近又西帥奏捷棗陽光化旣為我有樊

城鄧城亦自潰散又聞隨州闔城歸順山東之衆久圍楚州隴右之師尅期出界卿提大兵攻合肥趙擴聞之料已破膽失其神守度彼之計乞和為上昔嘗畫三事付卿以今事勢計之徑渡長江亦其時矣淮南既為我有際江為界理所宜然如使趙擴奉表稱臣歲增貢幣縛送賊魁還所俘掠一如所諭亦可罷兵卿宜廣為渡江之勢使彼有必死之憂從其所請而從之僅得餘息偷生豈敢復萌他慮卿於此時經營江北勞倈安集除

其虐政橫賦以良吏撫字疲民以精兵分守要害雖未係趙擴之頸而朕前所畫三事上功已成矣前入見時已嘗議定今復諄諄者欲決卿成功爾機會難遇卿其勉之既而宋帥丘崈果奉書乞和揆以前五事諭而遣之復進軍圍和州敵以騎萬五千駐六合揆偵知之即以右翼掩擊斬首八千級進屯于瓦梁河以控真揚諸路之衝乃整列軍騎畢張旗幟沿江上下皆金兵焉於是江表震恐宋真州兵數萬保河橋復遣統軍赫舍哩

子仁往攻之分軍涉淺潛出敵後敵見之大驚不戰而潰斬首二萬餘級生擒其帥劉𠍣常思敬蕭從德莫子容皆宋驍將也遂下真州宋復遣陳壁來告和揆以乞辭未誠徒欲緩師卻之宋人既喪敗不獲請成乃決巨勝戍公雷塘渚積水以為阻盡焚其廬舍儲積過江遁去揆以方春地濕不可久留且欲休養士馬遂振旅而還次下蔡遇疾詔遣宣徽使李仁惠及其子寧壽引太醫診視仍遣中使撫問泰和七年二月甍訃聞上哀悼

之輟朝遣使迎喪殯于都城之北百官會弔車駕臨奠哭之賻銀一千五百兩重幣五十端絹五百疋其葬祭物皆從官給謚曰武肅揆體剛内和與物無忤臨民有惠政其為將也畢門鎮靜賞罰必行初渡淮即命撤去浮梁所至皆因糧于敵無餽運之勞未嘗輕用士卒而與之同甘苦人亦樂為之用故南征北伐為一代名將云

穆延薩克達臨潢路人也其先以功授世襲穆昆薩克

達幼襲爵守邊有勞泰和六年南鄙用兵授同知蔡州防禦使事五月宋將李爽圍壽州田俊邁陷蘄縣平章政事布薩揆謂諸將曰符離彭城齊魯之蔽符離不守是無彭城彭城陷則齊魯危矣乃遣安國軍節度副使納喇邦烈與薩克達以精騎三千戍宿州俊邁果率步騎二萬來襲邦烈薩克達逆擊大破之邦烈中流矢郭倬李汝翼以衆五萬繼至遂圍城攻之甚力城中叢射敵不能逼會淫雨潦溢敵露處勞倦邦烈遣騎二百潛

出敵後突擊之敵亂薩克達率騎蹂之殺傷數千人敵復聞援軍將至遂夜遁邦烈薩克達躡其後黎明合擊大破之獲田俊邁十月援以行省兵三萬出蘄壽薩克達爲驍騎將中軍副統克安豐軍戰霍丘花靨功居多十二月從攻和州中流矢卒薩克達形不過中人而拳勇善鬬所用槍長二丈軍中號爲長槍副統又工用手箭箭長不盈握每用百數散置鎧中遇敵抽箭以鞭揮之或以指鉗取飛擲數矢齊發無不中敵以爲神其箭

皆以智創雖子弟亦不能傳其法在北部守厭山營敵

尤畏之不敢近及死將士皆惋惜之

內族宗浩字師孟本名老昭祖四世孫太保兼都元帥

漢國公昂之子也貞元中為海陵庶人入殿小底世宗

卽位遼陽昂遣宗浩馳賀世宗見之喜命充符寶祗候

大定二年冬昂以都元帥置幕山東宗浩領萬戶從行

仍授山東東路兵馬都總管判官丁父憂起復承襲伊

綿烏爾袞明安授河南府判官以母喪解服闋授同知

陝西防禦使事察廉能第一等進官一階陞同知彰化軍節度使事累遷同簽樞密院事改哈斯罕節度使世宗謂宰臣曰宗浩有才幹可及者無幾二十三年徵為大理卿踰年授山東路統軍使兼知益都府事陛辭世宗諭之曰卿年尚少以卿近屬有治迹故以此授卿宜體朕意因賜金帶遣之二十六年為賜宋主趙眘生日使還授刑部尚書俄拜參知政事章宗即位出為北京留守三轉同判大睦親府事北方有警命宗浩佩金虎

符駐泰州便宜從事朝廷發上京寺路軍萬人以戍宗
浩以糧儲未備且度敵未敢動遂分其軍就食隆肇閒
是冬果無警北部光嘉喇者尤桀驁屢脅諸部入塞宗
浩請乘其春暮馬弱擊之時準布亦叛內族襄行省事
于北京詔議其事襄以謂若攻破光嘉喇則準布無東
顧憂不若留之以牽其勢宗浩奏國家以堂堂之勢不
能掃滅小部顧欲藉彼為捍乎臣請先破光嘉喇然後
提兵北滅準布章再上從之詔諭宗浩曰將征北部固

卿之誠更宜加意毋致後悔宗浩覘知哈達濟與博斯和等相結光嘉喇之勢必分彼旣畏我見討而復掣肘仇敵則理必求降可呼致也因遣主簿薩領軍二百為先鋒戒之曰若光嘉喇降可就徵其兵以圖哈達濟仍偵餘部所在速使來報大軍當進與汝擊破之必矣哈達濟者與古楚琿皆北方别部恃強中立無所羈屬往來準布光嘉喇間連歲擾邊皆二部為之也薩入敵境光嘉喇果降遂徵其兵萬四千騎馳報以待宗浩北進

命人齎三十日糧報薩會于伊瑪河共擊敵而所遣人誤入博斯和部由是東軍失期宗浩前軍至特爾格山遇占楚琿所統舒嚕歡塔兩部擊走之斬首千二百級俘生口車畜甚衆進至和碩水敵勢大感於是哈達濟部長布古台占楚琿部長呼巴拉及博斯和所遣和和者皆乞降宗浩承詔諭而釋之呼巴拉言所部必里克圖近在伊瑪河不肯偕降乞討之乃移軍趨伊瑪與必里克圖遇擊之斬首三百赴水死者十四五獲牛羊萬

二千車帳稱是哈達濟等恐大軍至西渡伊瑪棄輜重遁去薩與光嘉喇部長塔里琿追躡及之於斡里雅布水縱擊大破之博斯和九部斬首溺水死者四千五百餘人獲駝馬牛羊不可勝計軍還博斯和乞內屬并請置吏上優詔褒諭遷光祿大夫以所獲馬六千置牧以處之明年宴賜東北部尋拜樞密使封榮國公初朝廷置東北路招討司泰州去境三百里每敵入比出兵追襲敵已遁去至是宗浩奏徙之金山以據要害設副招討

二員分置左右由是敵不敢犯會中都山東河北屯駐軍人地土不贍官田多為民所冒占命宗浩行省事詣諸道括籍凡得地三十餘萬頃還坐以倡女自隨為憲司所糾出知真定府事徙西京留守復為樞密使進拜尚書右丞相超授崇進時懲北邊不寧議築壕壘以備守戍廷臣多異同平章政事張萬公力言其不可宗浩獨謂便乃命宗浩行省事以督其役功畢上賜詔褒賚甚厚薩里部長圖古勒入塞宗浩以兵追躡與布薩揆

軍合擊之殺獲甚衆敵遁去詔徵還入見優詔獎諭蹤遷儀同三司賜玉束帶一金器百兩重幣二十端進拜左丞相宋人畔盟王師南伐會平章政事揆病乃命宗浩兼都元帥往督進討宗浩馳至汴大張兵勢親赴襄陽廵師而還宋人大懼乃命知樞密院事張巖以書乞和宗浩以辭旨未順却之仍諭以稱臣割地縛送元謀姦臣等事巖復遣方信孺齎其主趙擴誓藁來且言擴併發三使將賀天壽節及通謝仍報其祖母謝氏殂致

書于都元帥宗浩曰方信孺還遠貽報翰及所承鈞旨仰見以生靈休息為重曲示包容矜軫之意聞命踊躍私竊自喜即具奏聞備述大金皇帝天覆地載之仁與都元帥海涵春育之德旋奉上旨亟遣信使通謝宸庭仍先令信孺再詣行省以請定議區區之愚實恃高明必蒙洞照重布本末幸埀聽焉兵端之開雖本朝失于輕信然痛罪姦臣之蔽欺亦不為不早自去歲五月編竄鄧友龍六月又誅蘇師旦等是時大國尚未嘗一出

兵也本朝即捐已得之泗州諸軍屯于境外者盡令撤戍而南悔艾之誠于兹可見惟是名分之諭今昔事殊本朝皇帝本無佳兵之意況關繫至重又豈臣子之所敢言江外之地恃為屏蔽儻如來諭何以為國大朝所當念察至于首事人鄧友龍等誤國之罪固無所逃若使執縛以送是本朝不得自致其罰于臣下所有歲幣前書已增大定所减之數此在上國初何足以為重輕特欲藉手以見謝過之實儻上國諒此至情物之多寡

必不深計矧惟兵興以來連歲創殘賦入屢蠲若又重取于民是基元元無窮之困竊計大朝亦必有所不忍也於通謝禮幣之外別致微誠庶幾以此易彼其歸投之人皆雀鼠偷生一時竄匿往往不知存亡本朝旣無所用豈以去來為意當隆興時固有大朝名族貴將南來者洎和議之定亦甞約各不取索况茲瑣瑣誠何足云儻大朝必欲追求尚容㧗刷至如泗州等處驅掠人悉當護送歸業夫締新好者不念舊惡成大功者不較

小利欲望力賜開陳捐棄前過闊略他事玉帛交馳歡好如初海内寧謐長無軍兵之事功烈昭宣德澤洋溢溞㬎所紀方冊所載垂之萬世豈有既乎重惟大金皇帝誕節將臨禮當修賀兼之本國多故又言合遣人使接續津發已具公移企望取接伏與鑒其至再至三有加無已之誠亟踐請盟之諾卽底于成感戴恩德永永無極誓書副本慮往復遷延就以錄呈初信孺之來自以和議遂成輙自稱通謝使所參議官大定中宋人乞

和以王朴為通問使所參議官信孺援以為例宗浩怒其輕妄因之以聞朝廷亦以其為行人而不能孚兩國之情將留之遣使問宗浩宗浩曰今信孺事既未集自知還必得罪拘之適使他日有以藉口不若數其帳易而釋遣之使歸自窮無辭以白其國人則擴侂胄必擇謹厚者來矣於是遣之而復張巖書曰方信孺重以書來詳味其辭於請和之意雖若婉遜而所畫之事猶未悉從惟言當還泗州等驅掠而已至於責貢幣則欲以

舊數為增追叛亡則欲以横恩為例而稱臣割地縛送姦臣三事則並飾虛説弗肯如約豈以為朝廷過求有不可從將度德量力足以背城借一與我軍角一日勝負者哉既不能強又不能弱不深思熟慮以計將來之利害徒以不情之語形于尺牘而勤郵傳何也兵者凶器佳之不祥然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三皇五帝所不能免夫豈不以生靈為念葢犯順負義有不可恕者乃者彼國犯盟侵我疆埸帥府奉命征討雖未及出師姑

以逐處戍兵隨宜捍禦所向摧破莫之敢當執俘折馘不可勝計餘衆震慴靡然奔潰是以所侵疆土旋即底平爰及泗州亦不勞而復今乃自謂捐其已得歛軍撤戍以為悔過之効是豈誠實之言據陝西宣撫司申報今夏宋人犯邉者十餘次並為我軍擊退梟斬捕獲益以億計夫以悔艾罪咎移書往來丐和之間乃暗遣賊徒突我守圉冀乘其不虞以徼倖毫末然則所為來請和者理安在哉其言名分之諭今昔事殊者蓋與大定

之事固殊矣本朝之於宋國恩深德厚莫可殫述皇統謝章可槩見也至於世宗皇帝俯就和好三十年間恩澤之渥夫豈可忘江表舊臣于我大定之初以失在正隆致南服不定故特施大惠易為姪國以鎮撫之今以小犯大曲在於彼既以絕大定之好則復舊稱臣於理為宜若為非臣之所敢言在皇統時何故敢言而今獨不敢是又誠然乎哉又謂江外之地將為屏蔽割之則無以為國夫藩籬之固當守信義如不務此雖長江之

險亦不可恃區區兩淮之地何足屏蔽而為國哉昔江左六朝之時淮南屢嘗屬中國矣至後周顯德間南唐李景獻廬舒蘄黃畫江為界是亦皆能為國既有如此故實則割地之事亦奚不可自我師出疆所下州軍縣鎮已為我有未下者即當割而獻之今方信孺齎到誓書乃云疆界並依大國皇統彼之隆興年已畫為定若是則既不言割彼之地又翻欲得我之已有者豈理也哉又來書云通謝禮幣之外別備錢一百萬貫折金銀

各三萬兩專以塞再增幣之責又云歲幣添五萬兩又
其言無可準況和議未定輙前具載約擬為誓書又直
報通謝等三番人使其自專如是豈協禮體此方信孺
以求成自任臆度上國謂如此徑往則事必可集輕瀆
誑紿理不可容尋具奏聞欽奉聖訓昔宣靖之際棄信
背盟我師問罪嘗割三鎮以乞和今既無故興兵殘棄
信誓雖盡獻江淮之地猶不足以自贖況彼國嘗自言
叔父姪子與君臣父子略不相遠如能依舊稱臣即許

以江淮之間取中爲界如欲世爲子國卽當盡割淮南直以大江爲界陜西邉面並以大軍已占爲定擬元謀姦臣必使縛送縁彼罷欲自致其罰可令函首以獻外歳幣雖添三萬兩疋止是復皇統舊額而已安得爲增可令更添五萬兩疋以表悔謝之實向汴陽乞和時嘗進賞軍之物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表叚裏絹各一百萬牛馬騾各一萬駝一千書五監今卽江表一隅之地與昔不同特加矜憫止令量輸銀一千萬兩以充犒軍

之用方信孺言語反覆不足取信如李大性朱致和李壁吳琯輩似乎忠實可遣詣軍前稟議據方信孺詭詐之罪過於胡昉然自古兵交使人容在其間姑放令回報伏遇主上聖德寛裕光大天覆地容包荒宥罪其可不欽承以仰副仁恩之厚儻猶有所稽遲則和好之事勿復冀也夫宋國之安危存亡將繫于此更期審慮無貽後悔泰和七年九月甍于汴其後宋人竟請以叔為伯增歲幣備犒軍銀函姦臣韓侂胄蘇師旦首以獻而

乞盟也訃聞上震悼輟朝命其子宿直將軍怙霞努奔赴喪所仍命葬畢持繪像至都將親臨奠以南京副將守張巖叟為勅祭兼發引使莒州刺史鈕祜禄布格蘇為勅葬使仍摘軍前武士及旗鼓笛角各五十人外隨行親屬官員親軍送至葬所賻贈甚厚謚曰通敏

贊曰金自宗弼渡江而還既而畫淮為界厥後海陵啸衆舉兵國用虚耗上下離心内難先作故世宗之初章宗之末有事于南皆非得已而詳問之使每先發焉侂

胄狂謀誤國動非其時取敗宜也揆宗浩雖師出輒捷而行成之使不拒其來儀幣書辭抑揚增損之際有可藉口即許其平矣函首之事宋人亦欲因是以自除其權耳雖然揆宗浩常勝之家薩克達驍勇之將三人相繼而死和議亦成天意蓋已休息南北之人歟

金史卷九十三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臣高棫生

謄録監生臣楊鯤